

928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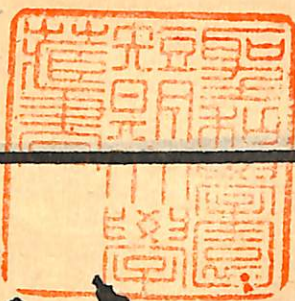
唐
劉
蛻
集

劉



集

四庫全書



劉蛻集

四部叢刊集部



涵芬樓景印明天啓
間吳翻刊本原書板
心高營造尺五寸五
分寬三寸九分

題唐劉蛻集

余有嗜古癖嘗詫秦灰毒烈應有
佳文字不傳所傳者燼餘耳疑當
時避秦人定有秘笈靈文恨問津
桃源者爲漁父漁父不文第錯愕

其樽壘衣冠不同魏晉未嘗以此
相質也張茂先號稱博古者鄉嬛
之遇不可謂非夙因乃瞬不及停
謝去夫桃花源中人賓賓具主客
禮漁父可以強記而不知小有洞

天老人皇皇慮召譴王者茂先欲
強記而不得豈非靈文秘笈鬼神
呵憐世間惟操柄自鬼神者一切
莫能奪則欲求上窮碧落下徹黃
泉遠泝鴻濛近探百代於羸灰異

劫龍藏蛟宮外另闢記問山河非
神仙不可而神仙有無又何渺茫
也余友衆香具孝友至性而酷耽
奇書與余上下千古如指螺紋吾
師涂伯聚先生曾目之爲神仙中

標格夫嗜古則必深其理寂其氣
以相求舉千百以上之靈爽精英
嘿爲所攝攝之而不能闕定有一
種土中之光塵中之寶氣供其愛
玩摩挲則此案頭劉蛻集是余於

唐文人中早癖孟東野李長吉元
次山最後讀蛻文冢銘反覆披尋
唱嘆不釋恨此外散佚不多見然
意中實時時有如此人乃今得全
於衆香而衆香實苦搜之於漫漶

不可披之蠹簡似窺小有如入武
陵豈蛻幽墟之冢發其靈以媚衆
香抑衆香耽嗜之精下其施以感
蛻也因思天荒之破不爲蛻譽人
而此集之傳實爲蛻知己余悟矣

姑以蠹芸自矢而以脈望期之衆
香古宜豐半癡居士熊文舉記於
白下寓軒時丙寅元夕



刻唐劉蛻集紀事

讀唐代文嘗癖劉蛻恨全書未獲
覩壬戌歲業制舉于醉李偶向緇
廬披幡朽簡忽一冊首尾蠹蝕文
益滅漶不可句以意強會僅辨山

書文冢兩篇反復檢認裝幅隱隱
是桑悅印記奇士鑒藏喜愕生信
是夕燈下摩娑眼力十字九想若
陟華巔愈艱愈快吾友人收之同
好者也時住石耳手錄一軸遙報

之二人書沈篋底所遺名賢輒謀
原集讐正卒無傳本甲子同在婆
髻詩巢慨然興懷思是復遭淪沒
迺萃凡唐編輯迄夫稗紀補入脫
遺考索同異次第後先成六卷留

劉蛻所著精神換桑悅所傳面目
以布藝林按蛻獻崔尚書集十卷
舊拔刺書一卷雜歌詩二卷散軼
寔多矧詩微存騷體什未三四可
知余山澤小儒也耳目疎隘不願

古人與死俱湮梓行孔亟寓內嫗
嬛之嗜者能存其藁請勿祕諸不
然異代指茲爲定本余適蛻之罪
人天啓甲子曝書日香城吳馮紀
事舟菴

唐劉蛻集目錄

第一卷

文泉子集序

憫禱辭

弔屈原辭三章

哀湘竹

明吳騭編輯

下清江

招帝子

禹謗

第二卷

山書一十八篇

禹書上

禹書下

古漁父四篇

篇後序

第三卷

太古無爲論

嬴秦論

較農

疏亡

刪方策

朱氏夢龍解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第四卷

上宰相書

獻南海崔尚書書

復崔尚書書

賀友人拜右拾遺書

第五卷

上禮部裴侍郎書

與韋員外書

移史館書

與京西幕府書

第六卷

投知己書

答知己書

論江陵耆老書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唐劉蛻集目錄

唐劉蛻集第一卷

文泉子集序

憫禱辭

弔屈原辭三章

哀湘竹

下清江

招帝子

禹謗

文泉子集序

於西華主之降也其三月辛卯夜未半埜
水入廬漬壞簡策旣明日燎其書有不可
玩其辭者噫當初不敢自明其書十五年
矣今水之來寇余命也已矣故自褐衣以
來辛卯以前收其微詞屬意古今上下之

間者爲外內篇焉復收其怨抑頌記嬰於
仁義者雜爲諸篇焉物不可以終雜故離
爲十卷離則名之不絕故授之以爲文泉
泉之時義大矣哉蓋覃以九流之文旨配
以不竭之義曰泉崖谷結一作枯珠璣昧則
將救之雲雷亢竅盛乾則將救之予豈垂
之空文哉自辛卯迄甲午覆研于襄陽之

楚

憫禱辭

有序

小子出都城見邑大夫爲民之禱者屬石
燕不飛商羊不舞民有焦心請大夫祈龍
波祠以厭民望彼巫歌伶吹竹鼓棹呼空
者訖唱屢夕俄然微灑輕霎若神之來意
似憫巫之役是也作辭以弔民云

公邑之南兮禱龍之潭空波鄰天兮雲物
中涵鱗颺穀碧兮淵恠相叅風翼輕翔兮
帶直煙嵐吏不政兮胥爲民蠶政不繩兮
官爲胥酣彼民之不能口舌兮爲胥之緘
進不得理兮若結若鉗陰戾陽返兮民之
不堪燥一作燥日流焰兮赫奕如燄齋泉沸
涌兮如湯而炎役巫女兮鼉鼓坎坎平聲
叶韻

風笛搖空兮舞袂衫衫胥不虔祈兮官資
咲譚胡不戮狡胥兮徇此潔嚴胡不臯己
之不正兮去此貪婪荷天子之優祿兮胡
爲而不廉又何役女巫而一作禱此空潭
乎屈原辭三章并序
吁三閭大夫之事司馬相如一作班孟堅
各有言蛻不載故也噫大夫之賢懷王之

事蛻得之涕泗下衣濡毫歷

一作血

辭噫大

夫之爲臣千萬年其誰肖宋玉淮南王劉
向東方朔王褒繼有悼語蛻一小儒也思

賢人之作悲哥

一作苛

人之佞著吊屈原

一無

原辭三章吊公之志也雨濛湘波浮檝搖

歌既

一無既字

而悲伸紙波辭祈公兮采之

哀湘竹

悵二妃之淚竹圓紅滴滴兮臨乎煙沚竦
枝與脩榦兮吟哀風之不已搖勁節而錦
舒兮垂高蔭一作陰而自美招翔鸞之與翠
鳳兮緝晴霞之數里繁柯重乎舜祠兮瘦
影疊乎湘水諒高節之自任一作佳兮匪庭
篠之云比鄙衆蔭之延接兮耻凡羽之棲
止入清溪之浪聲兮無笙簧之相擬恨葉

翻波兮騷屑之風露滴煙蒙兮濯纓之子
悵靈均之節兮依然想真恣兮千年若此

下清江

清江之上兮心夷猶清江之下兮煙波浮
風軟雨絲兮湘波高雲昏竹暗兮鬼神愁
遠霞開兮鳥文苑作鳥帆隨碧江平兮桂檝移
帶隱虹兮衣凝雲披一作被薜荔兮扈江蘼

歲華高兮水東注秋色下兮紅蘭渡瓠
合兮荆和喪岐鳳翔兮龍媒去又曰心既
潔兮道雲端水之浪兮人之一無波瀾浪
可平兮人心不可平波瀾一翻兮孰測其
情水之深兮不曰深悵前恨兮淚沾襟

招帝子

文苑作
招覓

招湘靈兮澄瀾之渚雲蔽烟沈兮明月之

浦唱宵歌兮撫雲璫擊鳴根兮薦清醑鸞
去鳳飛兮雲不歸九疑疊翠兮橫湘雨颭
輕颺兮揚微波激楚怨兮下湘娥緝荷蓋
兮集雲壇潔桂席兮紉芳一作蘭霞爲裳
兮瓊爲珮舉雲旗兮持風幡若有來兮窻
窻撒懸珂兮珊珊張孔蓋兮臨瑤臺月凝
袖兮雲裁冠目眇眇兮千里春悵一作無

言兮蒼梧濱戢蕙帶兮握芳芬撫一作瑤

琴一作瑟兮淚斑筠乘桂華兮下清湘拖無

金一作波兮涉滄浪一作九疑之翠兮不可

尋懷沙之水兮恨之深

禹謫 文粹為皮日休作

有肪兮墨而謂之不潔有泉兮壅而謂之不決有蒞兮羈而謂之不芳有軸兮缺而

謂之不轍聲咷唏以無音兮氣鬱悒而空咽既憇憇以憎懼兮又謾謾而不訣誣彭祖以為孺兮譎殤子以為耄夥衆人之難信兮擗夸者之不悅佞為贅兮何去奸為寵兮莫劓讒為轡兮莫銜謗為玉兮何切玼既臞而必烹兮木方夔兮必折心轆轤以似車兮思綿綿而如飀手欲動兮似拳

足將行兮如緹旣不辨於顏跖兮遂一貫
於堯桀吾哀生之不逢兮奚至死而憒憒
念帝座之不燼兮胡交光於卷舌旣何路
以自辨兮遂沒齒而癆刺

唐劉蛻集第一卷

唐劉蛻集第二卷

山書一十八篇

禹書上

禹書下

古漁父四篇

篇後序

山書一十八篇

并序

予於山上著書一十八篇大不復物意茫
洋乎無窮自號為山書

天地之氣復則結者而為山也融者而為

川也結於

結於一
作為非

其所者安靜而不動融

於其時者疏決以

一作
而

忘其及

其及一
作反

故

山之性為近正川之性為革為

革為一
作融

是

以處其結者有

一作
為

君子處其融者為利

人

天地之先未嘗有形故字其形為人民為

禽蟲萬物然後受其字據其形之動曰生

形之靜曰死嗚呼我苟不生乎天地先而

未嘗用其形竅以出納斯非混沌之似乎

故吾以混沌不嘗在天地先而在我不

為萬

一本無
萬字

物鑿者而已矣

壞人者天地也使其數出故觀數而象動
則有爭殺亂患夫數始乎手足故離吾之
指爲吾視其指而心亦離則數數人乎心
數人乎心
一作入字矣故知指生六而爲有餘生四
而爲不足不足與有一作餘也爲體不備
嗚呼心旣分身之有餘與不足也則爭殺
亂患何嘗不足盡足盡一
作目其數出

聖人重其生以榆出先濟其用故甘藶之

臭出於榆末而後網罟不足于野一作也以

牢養一作秦于宮中故天下忘身以自給嗚

呼上古食而棄其餘一作榆熟而棄其皮亦

足矣是知聖人欲化而更亂其生聽鳳鳴

而吹管果象也故有象竹之聲者必有象

葭之噐然文苑
作其則造其爲一作鳴而耻葭學

者鳳也故不世而來造其象而耻人學者
聖人也故末世而不出嗚呼

江河鑿而山木泣以爲川旣出而必伐舟

也舟旣入水而蛟魚相市

文苑作對

以其居泉

而遠于殺者也今則造泉之具成是大道

存而異其質大道亡而運

一作連

其禍

利以觀

一作勸

天下利盡而天下畔道以歸

天下道薄而天下去嗚呼爲利物所間

一作

惡

爲道亦不僞故始愛其應者終亦將以

應人然則利盡所畔者以滅其後道薄而

所去者貴不殺其孤而已

城郭溝池以固民也有竊城郭溝池以盜

民

一作岷

者則殺人甚于不固夫有竊固之

具必有功

一作攻

固之利苟有利之物寇必

生其下是以太古安民以巢故于野則無
爭巢固民則相殺

車服妾媵所以奉貴也然而奉天下來事
貴者賤夫有車服必有雜珮有妾媵必有
娛樂聖人既爲之貴賤是欲鞭農父子以
奉不暇雖有杵臼吾安得粟而舂之嗚呼
教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貴賤

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懷惡者在內所以

能避

一作持

弓矢也故射惡未及死而奪械

可以殺人于天下天下從而禁畜私械者
嗚呼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今則不然反
防人之持弓矢也

萬物無常聲而主聲者定其悲歡則聽在
心而耳職廢也謂雷爲可畏則以畏聲聽

之不知有時雷可長養也謂瑟爲可狎則
以狎聲聽之不知有時瑟可流哀一作也
則有幽思之深砧聲之悲也去家日遠雨
聲之愁也嗚呼悲愁果在心也雷與瑟無
常聲也

爲學豈有歲故勞于農夫以其有遇世也
故佚于使人然而雖佚不忘一作妄學以其

勞而未嘗運是故死而不得止一作正其心

古有志者猶悲日月之易于人也故謂一作

爲飛鳥走兔在其中付大藏之鑰未必有

信之友也夫取人之鑰必薦信以入其中

一作心受人之託必有情以寄其內故大信

者不使人付一作信有道者不使人求

棺衣之厚葬以玉禮百姓不貪其死以其

愛名不甚于愛身任時之重必多怨借君
之權必易死是于名則君子愛身不甚于
百姓焉

聖人有意哉故勸善以爵使利爵者樂修
夫惡殺人與殺盜鈞爲仁人之心則亦召
盜以爵嗚呼使聖人無意則勸善不以爵
矣故君子爲善不獨樂欲爲一作與聖人而

出是不見仁人之術使爵以召盜乎

食秦人之炙則懷其妻子聞秦婦之嫁則
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亦疑天下之妻矣吾
過富貴之門則懷其爵矣及聞秦人以爵
死者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不顧天下之
貴矣有惡雀鹿一作爵祿之甚者揮一作持帝以
驅雀結罟以禁鹿夫帝罟旣可以駭物則

帝罟必可以取物嗚呼執其具以逐雀鹿
安知不有學其具以取之故善惡去者不
必惡其名善逐者不示人以其具

猿鳴不過薜蘿以其有蔓蔓者必組物夫

能過其組必自碔一作駭其心嗚呼髻之組

吾髮也帶之組吾腰一作身也線一本下之

組吾衣一作身也亦是矣今蔓在天下安得

復碔一作駭其心哉

禹書上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

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

繇配曰以功不就則可謂勤民文苑作以功不可就

則不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一作勤

其家也文苑作矣不怨君誅而尋父功繇當誅

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既勤其家爲天下故報其勤家于夏郊而已矣有鯨之誅而不廢其功禹爲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爲文苑無爲字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爲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于是君誅其怠也而子不怨其家祭其勤也民神文苑無神

字弗畔蓋禹以天下不逮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禹書下

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見先於夏功者久矣夫八年之間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帝憂二句文苑作常無憂則人怨無樂則民愁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

帝一作常

能治其心者

文苑有也字

故禹後雖以

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而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心之人而為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者歟天下天下文苑作夫見濡手足之禹則不見土階之上以治憂樂者也故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水也其可獨禹

云乎

古漁父四篇

有後序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叟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逸他日叟之子壯圍山而讐獵吾父者曰今日凡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于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于罟未之年富于澤上反聞叟

將殺其子于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
之利厚于陶稼末之年富于九州漁者常
以此自笑而聞于士師士師以法執之漁
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
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
下禪而天下禪朕

晦冥之後漁者啼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

上魚聚臣舟臣垂之十鈎魚方眠臣鈎未
及吞而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盍戮于
變理者辛應曰爾不得魚市不闕魚亦殷
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鈎魚必爭而
且威後其餌然而猶相與眠其鈎豈非君
其餌薄乎何戮之有微子自旁聞之亦曰
殷餌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祭器而

入周

暮有二舟還而爭一舟於中流空舟中者恃其無傷舟中也則盛鬪以薄雨舟果與俱覆明日訟于王王以其罪均也平於二漁既而空舟者歸告其子曰吾勝矣覆彼所載載魚者歸亦告其鄰曰吾勝矣其鄰笑曰罪均而子獨覆所載孰謂勝乎

有置魚於葦間仰見鳴鳶集其上乃冠木於器旁以懼之明日澤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置魚者目眊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偽以給一噐之魚學偽得盜一澤之利然前二篇文亦高疑於二篇間

並賦隨篇後序

會昌甲子歲余於西巖下見版洗而得漁

父書七篇尚多古文然其三篇甚恠妄淺
近類詞賦今皆捨之其四篇余特爲之箋
正其文字然前二篇文有高致後二篇則
託寓鄙狎以其頗有譏動余亦存之然不
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唐劉蛻集第二卷

唐劉蛻集第三卷

太古無爲論

羸秦論

較農

疏亡

刪方策

朱氏夢龍解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太古無爲論

不得時者之言太古也無爲而人化其禁
畏也以使待令而從之也夫旣爲之君又
爲之師以受令而教其供也畏生而自禁
畏令而君從則是不待君令而爲太古時
人也旣君令之不立與人且猶不辨孰能

得人心而化其無爲哉夫天下之服一人
也必其有所相須果身服歟自化也已果
心服歟而心無爲也已誰爲太古之人也
而勤何居焉夫庖犧氏之用契一作書也
始代結繩則太古之政安用契無爲之心
太古之家安用契無爲之信果使其一作
異心則是賤教而尚不教者也夫人之祭

也必待詔相教而後能敬若豺獾也則不
教而祭君子苟受其不教而能則豺獾亦
敬也何貴人爲故曰不得時者之言

嬴秦論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
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
亡也安能焚書爲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

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
天下一家而尊已外無非心之人故深法
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
則果習天下之離心而背已也豈秦區區
之心歟蓋天必以秦之強纍非大敗無以
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絕其事君敬長之術
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

書存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自焚之心也且聖人宮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微則不得毀置之在秦也然矣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勤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

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立歟今或怨之火不全其道也不知秦火息矣

較農

功以救於民賴其功者有違順德以化於民敦其民者有疾徐夫以三月除穀地五月穀入土雖當世不拔其苗後世不毀其

穀其飲食之道順於情也故生不疵癘其道死則俎豆其功一本無聖人救壞以禮垂世以法當世伐其樹後世毀其法所以禮違其情法違其欲者也是以生爲旅人疵癘於天下肉腐於俎酒乾於噐然後爲聖人是愚民賴聖人之功忘聖人之道嗚呼禮亡而爭噐矣雖有粟弱者安得而食

之法壞而奪其三時矣雖有山澤農者安得而種也一作

疏亡

盜惡名也取之有以合聖人若取其亂而理之取其死而生之則民樂其取也後豈擇其故歟故昏夜之盜爲小人衰亂之盜爲丈一作夫能知其取者而嘗蹈其背也

故不以無人而棄其守者有大棄天下者
仁義盜其名有小棄其國者小人有盜其
器故春秋不貶其器聖人以一作必正其名
嗚呼盜非惡名也左右前後亦可懼哉

刪方策

古之記惡將以鑑惡而後世爲昏諛淫逆
徒而將徵於古謂古不盡善若其涕泣以

信其詐罪已以固其恩陰謀反覆從書以
滋其智矣然而記惡者將以懼民也去善
者不足懼昔紂讀是一無是字夏書而嘗一作常
咲其亡國嗚呼惡旣不足以鑑則刑一作刊
可也古無其迹可也無其迹可也無其迹
無本

朱氏夢龍解

一作辯

吳郡朱氏言昔之夜夢龍入井客之好誕者作佳占以祥朱氏予曰予未嘗識周公孔子者也然而使予得夢一丈夫苟冠衣之古者因謂之周公孔子人必知其自欺也未嘗識越不知越之城郭宮室途巷苟或夢之未可自知其何城也然則朱氏之所夢入井者朱氏安知其龍乎豈非常見

畫工者屈其脊拏其爪施甲鬣雲氣於身則似乎其所入井者那是朱氏之夢畫者也殆非夢龍矣自夏后以來人不見龍然而言龍者信其畫而已漢魏之數見者見其畫者也薄姬之娠者亦畫者也時門之鬪者亦畫者也史皆謂之龍且明史之妄况朱氏之學妄哉夫龍不輕出又不可褻

乎婦人有德不鬪故知皆非龍也嗚呼龍以變化爲德也故孔子曰唯龍也不可知是則德也而如螾如蠖如虵如魚未可知不爲龍也或者謂如所畫亦可謂之龍也則朱氏所夢曾何龍乎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并序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棄其草

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于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于文晦冥不忘于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爲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爲號文明代生殖文苑明晦作植皆效文用一作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于侯社夏

翟之羽文于旌

文苑作旗

旄登龍于章升玉于

藻百工婦人彫礪染練

文粹作塗

以供宗廟祭

祀之文

文苑作用

豈獨蛻也生

一作固

知效用不

及時文哉然而意常

文苑作嘗

獲助于天而不

獲助于人故其窮雖窮無憾也常勤意之

時不敢噓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跛

一作跛

倚

嗜欲躁競忘之於心其祗祗畏畏如臨上

帝故有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

有黥

一作暗

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燥之

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透透迤迤則有如

海運如震怒動盪恠異夫十為文不滿

一作

得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

天下聞之而必行覩

一作勸

之而必蹈散之

茫洋以為道演之侵遙

一作潤

以及物然後

為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

順文于野文于市使得一本無其所幽隱

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

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于人

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文苑作一千一百

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

有朱墨圍者于是以周易筮之遇復震

坤上之同人離下筮者曰嗚于地中殷殷

隆隆七日而文粹復復來而文粹天下昭

融乎他日更召龜而合文苑作今將聽襲

吉卜于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于水不成

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于木而悶悶

一作土叶吉纍纍文苑作為冢則汲之兆

乎峭峭為壁則魯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

文為山河

一作阿山

為華英將不崩不竭為滋

味而傳乎結為丘陵為其設險乎融為川

瀆率其朝宗乎華為百穀以絜祭祀

文苑作祀

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為墟

一作丘

壤乎

文苑無乎字

生芻藁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為甄

陶以作器乎將塊為五色而茅社分封

文苑

茅社作分封

乎流于樂為土鼓為由

古塊字

桴以

洩其和聲乎夷為都邑以興宮廟坎為洿

池以澤生殖

一作植

乎祀為壇竈乎窾為井

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

文苑作嘗

既不為吾

用唯速化為百工之用慎無朽為芝菌以

恠人自媚慎無堅為金鐵以作貨起爭慎

無滴

文苑作滴

為醴泉以味乎諂口慎無禱為

城社以狐鼠憑妖慎無聳為良材以雕斲

傷性慎無萌為蘭茝以佩服見藝

文苑作藝文粹

作蒸 嗚呼介而為石使之能

文苑作服 言舒而

為蟪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覓之未返者

亦命巫師而弔

師而弔文苑作以巾

三招之號曰在

几閣而來歸兮奄

一作掩

為塵垢在耳目而

來歸兮奄

一作掩

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

譽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見崇文其無

崇乎哈非珠玉斂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

無驚吾之幽墟其冢也在莽蒼之野大塊

之丘時有唐大中

文苑有之字

丁卯而戊辰之

季秋銘云

一本作日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

孫乎

明吳騄梓于問青
堂時天啓甲子

唐劉蛻集第三卷

唐劉蛻集第四卷

上宰相書

獻南海崔尚書書

復崔尚書書

賀友人拜右拾遺書

上宰相書

天下固有良時既去而悲歌歎泣之不同

故當時則歎已去而泣過時而歌然君子
居其位則恥聞之不在其位則恥不能言
之其爲士君子之心不忍聞之與聞之而
不忍棄之則一也夫思慮可以精安危步
驟可以負戈殳彊勁莊勇持久有守臨事
不亂然而良時不與斯不得不歎旣而信
不見任智不見謀周游而晚歸風雨相半

苦其精力良時不集而畏事之不成斯不
得不泣及其田園已暮始反鄉里白頭無
事或有自疑斯不得不歌是其爲人皆有
憂天下而欲用其道者也不私其身之安
佚而休者也旣不私其身則公於悲歌者
歎泣者也而是人豈以富貴而後天下之
心哉蛻也歌之則已太早泣之則不得不

豫計歎之則正當其時而君子未聞雖然
閣下及其少壯而用之無以使後時泣歌
恥累君子幸甚太玄曰當時則貴已用則
賤其不可後也已矣當今巖無人矣溪無
人矣佐王活人一作治民之術一皆以文學進
苟文學進而君子不動心則蛻也不知其
所以得罪一本無以字

獻南海崔尚書書

所謂大丈夫豈天使爲之哉以其進爲天
下利退有百世名顯爲諸侯師默成萬一作
高世法而已爲退默者爲避人得時而退
默者爲自進爲進顯者爲必行不得時而
進顯者爲失志是以雄才盛德不可以不
兼其時故無其時不可行也有其時而志

未達又不可行也志達而未信於天下又不可行也上位之人有不可故下位之人有踰垣塞牖而自遁者又豈唯退默而已矣一作哉方今天下百姓不敢爭步畝四夷不敢犯守陲自元和已後國家不傷一夫不亡一矢雖有豎子弄兵曾無根一作筋穿皮蠹之患尋已伏誅一作誅伏然而門下不謂

無其時乎昔雍丘不能以才達求討吳蜀以自試班超不能守其家儒然後得官校尉夫文一有家之二字不遇清世不免操弓矢而擐甲胄也今則仕由文學著官自清顯尊閣下不謂志未達乎夫南海實筦權之地有金珠貝甲脩牙文犀之貨非茂德廉名國家常重其人閣下不謂未信於天下乎

當其時士亦故不以天下之廣居自隘其
身一作不以天下之廣自隘其居不以天下之道自負以
不知已故賂媒請介則不忍爲守媒待介
或有所自棄故退默者不得不自進矣閣
下以爲時乎未可也嗚呼蛻之生於今二
十四年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雖天有東
不得開其序伏臘不足於糗糧冬夏常苦

於皸濕然而因時著書滿十卷自謂不有
得於今必有得於後不有得於人必有得
於鬼神今則力疲於天下笑日暮而郵舍
閉今閣下進爲天下利而又顯爲諸侯師
之時奈何得爲踰垣塞牖之蛻乎故先自
棄南嚮再拜不勝懇懇窮泰有時未可知
也謹貢舊拔刺書一卷以其最近於情雜

歌詩其二卷以其頗有逸事伏惟周賜觀覽無憚僂笑

復崔尚書書

男子生而射四方所以有四方之志故懷其道不可以退已非其人又不可以動心今蛻也伏念仁人在位野無君子不敢隱忍自置削簡授僕夫堂上猶遠况千里之

悠悠哉亦將天未甚棄果遇閣下響不私

岸谷與高下爲應不戮其使得復廬下而

又重幣厚詞素未嘗遇知一作始者嘗爲齊

桓公之明活俘而相晏平仲之賢贖隸而

友夫俘未至而鮑子先言之桓雖智不逮

安得勿相隸未言而晏子已見其色雖智

不逮安得勿友豈如左右無先言之人閣

下未見蛻之色而與之歎息乎與之教道
乎則斯然後心因閣下而動已爲閣下而
知不復遺恨幸甚幸甚雖然敢不再拜以
謝知己而自道其所得罪蛻早不量已嘗
欲與其道以死生樂之自以得其位卽一作
則欲立殊節於君友不得其位卽欲垂長
幅於後世然而以爲身屈則道不勝語卑

則道不明以其誼譁不敢安已矜道也不
敢矜於口也伏惟閣下以忘道而圖已孰
若道勝而已勞乎從俗而飽其親孰若道
在有君子而後顯其親乎閣下不以行已
失態天命拙塞乃復書問曰恃才傲物與
論議險直與儕伍擠毀與夫承貴仕之後
身尊而食足然踞辱卒吏猶有陷人於急

上四字一作隱忍

况蛻近世無九品之官可以藉
聲勢而又當時無綿絡之舊無一簞之食
設有乘人之氣而窮賤奪其氣矣何能為
也使蛻一旦為病狂妄人而行之俄而自
成恠笑不止人之恠笑也然則希權門以
媚嬖媵隨衆口以贊曲私瞻視行坐傾身
預起則信乎對南面如濠壁之相峙也如

此豈曰恃才傲物乎險直之在己不得其

人而盡言之則有殺身磔尸

一作終身殺戮非

之

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忠義諒正之名

使蛻前不得其人而言之則身死

一作辱已

久得其人而言之則安得困而至此故豈

曾論議險直乎蛻伏以冠衣不完

一作高潔

趨拜未識威

一無威字

儀又伏念春秋時四人

受縣而後見魏子則古之人之見也其不在受恩之後乎謹重遣前使以謝殊遇以結後計蛻再拜

賀友人拜右拾遺書

自外府協律召拜

今日街東見詔書以執事拜右拾遺朝廷之意將有在擇能言者而使之言哉雖執事材氣壯健它日無不乘之若驟以地

一作

他遷耶

耶一作耶

未嘗有也故蛻謂朝廷之意

將有在也魯欲用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僕不止爲執事且爲天下不寐也丞相致主上復貞觀之業自此敢伺察者必得伺察敏

一作敢

口舌者必得口舌所

嫌忌出棄者稍稍引用蛻幸未老一二年得見朝廷治平著歌謠爲訓詁也然人世

幾何時不可遭伏惟執事飲食起居無忘
丞相意

唐劉蛻集第四卷

唐劉蛻集第五卷

上禮部裴侍郎書

與韋員外書

移史館書

與京西幕府書

上禮部裴侍郎書

臨其事不能苟有待而先自請者閣下以

爲難乎贊功論美近乎諂飾詞言已近乎私低陋摧伏近乎鼠竊廣博張引近乎不敬鉤深簡尚則畏不能動乎人偕儷相比又畏取笑乎後情志激切謂之躁詞語連綿謂之續一作俗夫臨其事而自言者其難如此也然不有聽者之明言者無病則固當背惶踏蹶文苑作株俟乎知者而自知也用

者而自用也安能持一言於已難之時者哉然或不得已而言之者亦將自言而已矣又豈敢因其時而遽言大體哉蛻少時不知小人通生有自可之事樹之爲梔茜種之爲穀粟賈於市釣於江亦以亦以一作棄老也無何羅絡舊簡附會時律懷筆啓一作於縉紳家十二三年矣謂中而習之亂

而成基壯而歷級乘時無難梗寒苦之疲
今者欲三十歲矣所望不過抱關輸力求
粟養親而已何者家在九江之南去長安
近四千里膝下無怡怡之助一作趣四海無
強大之親日行六十里用半歲爲往來程
歲須三月侍親左右又畱二月爲乞假衣
食於道路是一歲之中獨餘一月在長安

王侯聽尊媒妁聲深况有疾病寒暑風雨
之不可期者雜處一歲之中哉是風雨生
白髮田園變荒蕪求抱關養親亦不可期
也及今年冬見乙一作丁西詔書用閣下以
古道正時文一作聞以平律校郡一作羣士懷
才一作道負藝者踴躍至公蛻也不度入春
明門請與八百之列負階待試嗚呼蛻也

材不良命甚奇時來而功不成事修而名不副將三十年矣今而復閣下進之蛻亦得以至公進閣下退之蛻亦得以至公退進退者由閣下也未可知也干瀆尊嚴敢忘僂辱情或須露豈曰圖私不然則蛻也豈敢蛻再拜

與韋員外書

蛻性甚

性甚一作蛻

冥頑識不及高嘗以當今

由文學求用遲其顯遇在執事未知如何蛻輒自愛而庶幾不惑也故進不暇視地食不及卒哺起居不忘於文窮泰不忘於文雖分不出出下一本 畛實愛且專也執事以爲愛乎未也蛻爲人子二十二一作六年唯初七年持瓦石爲俎豆戲其餘卒不

離前之志也執事以爲專乎未也伏念方
今人人自謂力然沛若有餘今日以執事
如重星輪月爭下堂而觀之畏已後耳宜
乎人之心適在往越而使去有人正從越
來執執下一本
有事字車而問於路執事以爲可
教與否如曰吾幸知其徑途安得勿教則
執事正可以其手呼而指畫也果遇他人

以其有往而猶不逆則蛻云所愛而專者
有謁執事之餘勇也深如此而已可則道
合而服從不可則道異而更學

移史館書

蛻早懷忿懣常有所欲言而卒不得發今
雖蠱惑病妄猶將自復其意况逢足下以
中正許身以仁義自任者乎伏以釋氏之

疾生民也比虞禹時曷嘗在洪水下比湯
與武王時曷嘗在夏政商王下比孔子孟
軻時曷嘗在禮崩樂壞楊墨邪道下然而
聖主賢臣欲利民而務其民害如此其勤
也今釋氏夷其體而外其身反天維一作性
而亂中正一本有者字自晉以來相率詭恠而
狂之半天下而化其衣冠苟未往者不其

一作自欺亦不資其生矣聖人之教棄不相

守幾數百年唐初有天下以爲刑政禁民

乘間作詐僞以欺刑政果所不能公禁之

也故寢護其事以愚其民爲殃罪疾苦隨

所作詐僞而及諸身也是一作其欲教化固

一作因天下之心以助行政教化之一道耳

今天子聰明以爲中正衣冠之所棄則刑

政教化亦無所取故絕其法不使汙中土
未半年父母得隸子夫婦有家室是以復
出一天下天下一也僕故謂其功業出禹
湯武王孔子孟軻之上萬萬不類然而洪
水開則有禹貢商周平亂則有誥誓孔子
孟軻則至今歌誦之足下以文用於時爲
百家所託善惡焉其不爲則已若爲之斯

其時也勿疑夫立言者不惟能言亦欲言
得其時得其時不汚若奚斯史克者也無
其時雖多述前事猶有譏焉僕早傳古學
身處草墊知其時而無位敢言又竊見足
下未有其意故以移云一作私焉

與京西幕府書

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旣

而復喜其人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來爵土固不足畏其大今按其本傳云官則止於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有好才如武帝然而不達者蛻知之矣於時武帝以四境爲心中國耗弱爵土酬於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子虛固不能

減十夫之口食空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獨蛻居家甚困白身三十過於相如者蓋無人先聞子虛於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於今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叙材用

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失無不經
于心謂小子之言何如哉

唐劉蛻集第五卷

唐劉蛻集第六卷

投知己書

答知己書

論江陵耆老書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投知己書

或云與大理楊卿書

復何事哉弓矢乎制敵之事今爲導衛羽

儀金革乎勇衆之噐今爲節奏和聲射宮
蓬蒿幽燕少年耻蹈其下文之用莫過乎
當時文之人莫過乎閣下復何事哉漢旣
治世詩書禮樂皆已逸墜求亡書者故冬
官考工開千金之購議帝制者進退贊拜
定茅蕝之中而今河洛塚壁圖簡編修登
降俯仰不倒步序便蕃之儀莫過乎當時

優游之學莫過乎閣下復何事哉材力旣
以相譽忠正得以相扶及秦世爲之妖言
東漢爲之黨禁公道畏忌相顧而野死今
布衣匹夫得歌王公大人之盛德先進達
生得薦布衣匹夫之事業唯其公當舉之
不以爲疑扶之不以爲黨無私之道莫過
乎當時譽能之心一作人莫過乎閣下嗚呼

苟有其時而無其人雖有舉能之心一作人
斯爲閣下惜有其人有其時而閣下苟不
留意屬念斯爲來世弔蛻生二十餘年已
過當時之盛棲遲困辱者過一作未遇當時
之人書成而嘗樂乎其時出車蒲於道路
而才高於蛻忌蛻侵已才下於蛻畏蛻擅
名是以深知之者不得終其朝欲振之者

又自無其力也謂其書空

一作終爲來世弔

已矣乎不意得與閣下不爲異世同乎文
字所謂當時之人斯非閣下者乎則其人
未死口能言乎能盡一作畫門下見之復用

何禮以接之旣接之復用何詞以譽之譽
之得盡其才接之得盡其禮斯人也讀書
業文德一作得有知己居窮守道死且不朽

復何事哉

謝舊恩書

一作答知己書

蛻嘗感近世知己

一作友

隳離交道沈

一作曠

廢不忍終日疚之於心思出其門間上謁於公卿水行吳楚之城陸走商周之甸旁聽天下歲晚而歸卒無所遇是十六國之故墟四瀆之隅落未足爲大也卒不能副

蛻也區區之望况有一言解相印一見爵上卿者乎斯不無人晚乃遇之不自紹介之口不因媒屬之勢纓綏車佩下入蓬蒿一言而膠附不離有憂其終始出處之事者况蛻之遇執事於南康也其來六月而餘無不得日奉論議欲變陰谷爲生植之地起死人爲奔走之夫返覆

一作往返踰時將

止復動雖人有昆弟親戚之愛哭其死憂其病榮其達則或過於執事之心至於誘掖殷勤不遽以違命見絕者則昆弟親戚相強一不相從則終身不復意之蛻前日來求人爲知己交道之心一旦得遇昆弟親戚之愛又自思之而夫人夫人一作盡此之身宜如何以報謝將報謝復與執事何所補

哉然而有意益厚違命固難者則不敢書且試托之韓繁秀才風雪滿硯不獲多書

論江陵耆老書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宐怨也而江陵反爲之廟世饗其仇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爲不然楚人之性慄

悍世

一作大

能復其仇讐其后自懷王入武

關楚人怨秦不忘干戈况其人之性能忘

胥之能破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今

文苑作令江

陵之人牽牛羊而祝

文粹作祀

其廟者將祈年

穀而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

其餼而虛

文粹作虐非

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

可祠

一作祀

而不祀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

穰禱疾病而獲康強有其餼而尋其報則

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

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其父兄則胥自

為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讐乎吾

以為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

功年代寢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

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為饗人之食而

江陵何爲事讎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
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媿耳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昨日送貢士堂上得觀大禮之器見籩豆

一作

破折尊孟穿漏生徒倦怠不稱其服

賓主向背不習其容嗚呼天下所以知尊
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其道乎天下

之用其道不過于一日尚猶偷惰如此况
天下尊君敬長能終日者乎是以朝廷時
誅不順鄰里日起紛爭固當然也夫布衣
匹夫始則用其道自達故化耕稼爲王侯
化陶漁爲公卿其變化不測若此然而一
旦居上位既不預興俯拜揖之事尚不能
素嚴有司時閱其威儀乎嗚呼則蛻謂王

公大人者

一作髦

老衰罷固當然也然而有

擎蹠稽首于髡褐之前畏敬戒慎有終日不敢嗜酒者不敢近妾婦者其于誣惑之道尚能去其情自化之術則不能一日勤其容唯王公大人無慚髡褐乎髡褐尚能自大其法王公大人反以其道信之乎卽其奉髡褐能速化其耕稼陶漁者則髡褐

者可以有土地而制王公大人矣是不知

升乎科者不由夷狄言遷乎資者不由髡

褐授

文苑作援

昭昭然奈何哉抑不知孔子之

道如商君乎以其法自弊也伏惟閣下務

速有司按諸禮圖修其器服戒將事而隳

一作墮

者時訓習之母使每歲臨事而隳其

容幸甚幸甚蛻再拜

第	35119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928	
園短大	4	
圖書館		

唐劉蛻集第六卷

明吳騄梓子問青
堂時天啓甲子

号	部
SS-11-8-1155	卷五
	总目次
	大目录
	附录

新到
图书
目录

五

